

履变星霜

肖亦君

(北京五中 北京 100027)

M国，阳光、沙滩、云朵，Dr. Lee心理咨询室。

“Yin，在忙吗？”

“怎么了，老师？”我随意摆弄着手里的钢笔，将身子转向Dr. Lee。

“我把小叶带过来了。”Dr. Lee回答说。我顺着他的方向，仔细端详了我这位小患者。

眼前的男孩，白白净净的，目光呆滞。根据之前我所掌握的资料，男孩，12岁，智商有150之高，是B省实验高二学生。身体健康，成绩优异，性格开朗。一个月前却毫无征兆地不再说话。小叶家庭属富裕型中产阶级，父母皆名校毕业，都是商界精英。

“整整37天，我儿子小叶就没开口说过一个字……Dr. Yin，我们该怎么办。”诉说者是一位年纪约莫三四十岁的女士，妆容精致、衣着得体。旁边坐着的是她丈夫Mr. Ye，说到伤心处这位绅士还搂了搂自己的妻子。Dr. Lee曾和我提过，小叶的母亲姓白，是叱咤职场的铁娘子。如今站在我面前的她，虽然思路清晰，逻辑完备，但是透过她的表情我看到了她内心的焦虑与绝望。

我叫尹小暮，多年前在M国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博士毕业，现在在康奈尔大学做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青少年心理，无聊时就去Dr. Lee的咨询室做做咨询师，生活倒也惬意。Dr. Lee是我读书时的导师，也是世界青少年心理学的大咖级专家，尤其擅长通过催眠疗愈各种心理问题。

其实这个12岁小患者的病例资料在3天前就已经躺在我的邮箱，治疗方案我和Dr. Lee也基本商定，再听主诉不过是让这位母亲心安罢了，我今天的主要任务其实是观察我的小患者，虽然他一句话也不会和我讲。

“Ms. Bai，这是Dr. Lee和我为小叶初步拟定的治疗方案，鉴于目前无法得知小叶的心理根源，我们建议采取催眠治疗的手法。”接过我的方案，夫妻两人仔细研究起来。等待的时候，我竟然不自觉的转动了手中的钢笔。钢笔转动两秒钟，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马上停住了手中的钢笔，并且目光游到两位家长身上，所幸两位家长看方案很投入，并未觉察。看着他俩的身影，我却隐隐觉得有一丝眼熟，但是剩下的，我都想不起来了。

会面结束后，在两位家长的陪同下，我对小叶进行了第一次催眠：

一、二、哒……

“呼哧……呼哧……”跑，跑，跑，无声地奔跑……

“在这！它在这！”

“抓住它！别让它跑了！”

“啊！——”

黑色的画面，破碎，支离。

第一次催眠结束，很明显，这孩子大概因为学习好又因为多次跳级而年纪小，被人欺负了。

“咦？老师？”

“别转了！”

“啪”，笔拍在桌子上的声音……

“小尹！”正和周公酣斗的我，一睁眼就是闺蜜这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八卦脸，果然，“你们那个清北种子班的叶非可，被4班的周冉在班门口表白了！”“啊？”我不由得惊叹，大脑竟一片混乱——叶非可和周冉？！开什么国际玩笑！

叶非可，男，17岁，清北种子班“学一号”，九人团君子，俗称“别人家的孩子”，性情温和、学习努力，不打游戏、不玩

篮球、不追姑娘，方润君子不过如此。不过，君子也食人间烟火，他喜欢白舒窈。

白舒窈，女，17岁，清北种子班女一号，九人团唯一女性，人称“四哥”，性情火爆，冲动任性，与她“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的古典名字大大不符。大家评价她时，用的更多的，是“帅”字，中性超短发，大外双眼睛，直挺的鹰钩鼻子，个子不高却很精干，颇有江湖气质，凡事她想要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要过来，也从来不去想什么后果，这样的性子，却不是一般家庭能养出来的。据说，她父母是复旦的大学同学，爸爸在联想做高级工程师，妈妈是一家大型外企的中层，当年白舒窈四岁，由于她父母都忙，无暇照顾，她爸爸便希望她妈妈辞职做个全职妈妈，她妈妈一气之下就申请了驻外，在国外一住十几年，每年只有年节假日才会回家，她爸爸一手包揽了女儿的一切，除对她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之外，其他方面对她处处骄纵。当年为了中考，她爸爸一口气为她报了十几个课外班，又亲自陪着女儿奔赴各个“战地”，督促参战。那时她叛逆又任性，经常同她爸爸吵架，甚至有过离家出走。近来，她爸爸身体欠佳，心脏已经做了手术搭桥，她妈妈方才回国，但母女之间隔着十几年的光阴，疏离鸿沟已成，终究很难亲密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她常戏称的“非可才是活的最幸福的”。至于白舒窈喜不喜欢叶非可，我就不清楚了，只听说他们不仅是同一小区的邻居，又做了十一年的同学，交情之笃，外人也很难想象。

叶非可虽说喜欢白舒窈，但两个人却从来不是朋友交往中的“二人世界”，而是“铁三角”，这种关系近似《挪威的森林》中木月、直子与渡边；不同的是另一角——许安哲，更像木月。许安哲，男，16岁，清北种子班“帅一号”，九人团boss，学校一代风云人物，人称“老七”，他正如村上春树先生所描写的木月，玲珑、周到、聪慧、长得又帅，上至校长下至清洁大妈，无一不说他好，他的装束往往不同于普通的高中生，他左手的手腕上印着“GD”（他的偶像权志龙），右手戴着一只刻着拉丁文“思想是万物的尺度”的Cartier订制手镯，即便他确实有些桀骜不驯，也没人责怪他，所有人都将他的桀骜不驯理解为富家子弟的小癖好。说到他的家庭，我只知道很有钱，其他很神秘，毕竟家长会他的座位从来没有人坐过。

反观周冉，女，18岁，平行4班的后进生，留过一年级，家庭又很一般，性格也不太稳定，爱钻牛角尖。我所认为的“国际玩笑”，倒印证了大多数人对此事的心态。

这件事情的第二天，我就知道周冉被打了，打人的，不出所料地，白舒窈。我心想，白舒窈这真是“作死”的节奏，毕竟在我们这种市级重点学校，又是在清北种子班，打人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但事实证明，是我自己想多了。从早上到晚上，又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白舒窈甚至没有被请进办公室大门，遑论其他。不过我的大嘴巴闺蜜曾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周冉去找过班主任，也找过年级主任，但班主任和年级主任都没有当回事。我了然，周冉并非讨老师喜欢的主儿。白舒窈虽是学校一霸，但至少成绩是拿得出手的。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白舒窈他们一直以来惹出不少事情，老师们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以说，他们这小霸王当的无所阻拦。

事情仿佛就这么过去了，直到两周后的一天，我值日回家，学校当时除了高三在楼晚上晚自习，其他年级都已经静校了，我穿过学校小花园，却听到了交织在一起的几个声音，为首的那个女声，细听我确定是：白舒窈！听她吼道：“周冉，你以后，

你还敢追叶非可，老子不让你死也让你脱层皮！”啪——巴掌的声音，落下来。许安哲的声音也渐渐明晰，他的声音与白舒窈截然不同，不高，甚至静如止水，但俨然透着一股冷意：“周冉，今天只是个警告，你以后若再不听劝告，继续做些没根没基的事情，或者把今天的事情告诉老师，别怪我许安哲不客气。”周冉的声音半晌才发出，仿佛是从嗓子眼里面挤出来的：“听你们的，我……不告诉老师……我也不继续缠着叶非可了，你们，能不能也不继续纠缠我了……”声音很低，瑟瑟地。我已经靠的很近，看到了白舒窈惯用的那支钢笔紧贴着周冉的面颊，笔尖跳跃着，仿佛马上就要戳破什么。忽地，周冉的余光往这儿一扫，大约也瞥见了，我虽然不能确定，但总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立即掉头绕道就走。他们之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大概除了当事人，旁人再无从知晓。第二天周冉脸上有了明显的划痕，整个人精神很低落。过后的几天，周冉精神都有些恍惚，见到同学就说：“我是走路摔得，我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划伤了脸……”！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脸上、脖子上的伤痕，一天天地变好了，但不知为何，自那时起，她无论是什么时候，都穿着长袖长裤，哪怕是体育课上的长跑，我本来都没有察觉，却因着女生们的讥笑声渐渐地看了几眼。这些天，白舒窈、许安哲他们也安静的很。

“啪”，笔盖被用力的合上。

“老师，这孩子好像遭受了校园暴力！”我有些激动，Dr. Lee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示意我继续。

“一、二、哒……”

“欢迎来到狩猎者世界，我的小鹿。”

“不，不，我不是，不是小鹿。”

“哦？那你是什么？”

“我是，我是……我是小叶！”

“这个世界，只有三种人，我，狩猎者和猎物，你是什么？”

“我是……我是……我……”

“你们说，它是什么？”

“小鹿！小鹿！小鹿！”

这次的画面更为破碎，但内容却更让人震惊。“老师，他们，他们重新构造了一个世界！”我哆嗦着嘴唇，猛地站起来，碰掉了桌上的钢笔。

“啪！”

事情仿佛消停了许多，直到一天傍晚，我们种子班正在补课，数学老太太正讲着“圆锥曲线的最值问题”，教室的门忽地被撞开，发出的刺耳的“刺啦”一声，打断了数学老太太的讲课，周冉忽然闯了进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手中明晃晃的剪刀已经让周围的不少同学拽开椅子，往教室后面跑去。数学老太太颤声道：“同学，你要做什么？这是课堂，放下你手里的东西，快点！”不等老太太的话说完，周冉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朝着叶非可的方向大喊：“叶非可，你如果还不答应我，我就拿剪刀自杀！”全班的目光都死死地钉在叶非可身上，仿佛要把他穿透，忽地，有人大喊：“叶非可，快答应她！我们，我们都他妈的要完蛋了！”惊慌的人群中竟然附和声一片，叶非可的手紧紧地攥着拳，指节都已经泛白了，汗珠在白色的灯光下闪着，他脸上却只得强作镇定，像是对着周冉、又像是对着自己地，终于做出了他的回应，但回应只有两个字：“放下”，周冉既不答言，又不放下剪刀，顷刻间，整间教室静得怕人，叶非可见没有效果，进一步提高了音量“周冉，你有没有听到我的话，我说让你放下！”紧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周冉，你给我放下，你放下啊！放下！放下！就算我求你了，放下……”他的声音又是一遍遍地抬高，最终至于声嘶力竭，全班全都被冻住了似的，连大气都不敢出，只剩下叶非可独自一人的咆哮，周冉定定地看着他的脸，却始终保持着高举剪刀的姿势，正在此时，许安哲突

然从斜后方冲到周冉面前——他要夺剪刀！白舒窈和他们那个小团体的几个男生都在许安哲之后都冲过去帮忙，形势暂时稳住了，便有同学去汇报主任，虽说周冉以一敌几，并不占优势，但她手里那把开了刃的剪刀却在混乱的肢体接触中伤了几乎所有上去夺剪刀的人，其中许安哲、白舒窈伤的最重，被划了好几道口子，还渗着些血迹。

尖锐的刀尖仿佛和那天小花园的笔尖重合，滴着血。

“啪”，笔盖被用力的合上。

“Yin，你的笔掉了，你没事吧。” Dr. Lee一脸关切地望着，把摔掉的笔盖合上，轻轻放到我桌子上。

“我没事，老师！这个事情太严重！我要继续！” Dr. Lee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随我去了。

“一、二、哒……”

“我不是小鹿！不是！”呐喊，歇斯底里。

“呵，小鹿会说话吗？”

……

画中的小男孩缩着身子，蜷在最角落，退无可退，两只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疯了一般地摇头，黑色的大眼睛里只有惊恐。

“真乖。”

“猎人们，万圣节狂欢现在开始！”

群魔，乱舞。

望着面前的这对精英夫妇，我有些一言难尽。“白女士，您知道小叶学校有过万圣节的传统吗？”

“当然，市重点嘛，又是外国语学校，我和他爸爸都有留学经历，所以乐见他受西方风俗的影响……”提起这个，白女士掩饰不住地自豪，连脸上的憔悴仿佛都被冲淡了，“可惜，这两年不是教革，非要什么平衡教育资源，让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赤佬也进来，进就进来吧，连延续了这么多年的清北种子班也取消了，非要什么平行分班，真是……”

“小白，”旁边的丈夫仿佛感觉这样的抱怨有失身份，忙制止住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冲我抱歉地笑了笑，可我的注意力完全不在这对夫妻身上。

“清北种子班？”

“C市外国语的清北种子班，都多少年了，您不知道吗？我听说Miss Yin也曾是C市外国语走出去的呢。”

C市外国语！可是，可是病人资料上明明写的是B省实验啊！

C市外国语？“啪”……

这件事发生在周五晚上，由于学校要静校应对安全检查，直到周一学校才着手处理。几家的家长都到了学校，把这件事做一个最后的论断，许安哲的父母依然没有到场，来的是他们家律师。我才知道了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周冉的父母都只是城市底层的小职员，她妈妈是“学的好不如嫁的好”的信奉者，就在听说叶非可学习好、家境又优裕的情况下，怂恿自己的女儿去追他。许家律师搭话：“周冉追谁是她们的自由。但是纠缠叶非可，造成了叶非可心理的阴影，又出于嫉妒给许安哲和白舒窈寄了恐吓信，而且还不只一封，也造成了另外两个孩子的心理负担。主任，这是一些证据。”主任接过来，仔细翻着信件，看罢，主任有些愠怒说：“本来我打算对周冉这孩子记个处分就好了，让孩子长个教训，这又是骚扰叶非可，又是拿剪刀吓唬人，又是寄恐吓信的，我觉得这孩子我不能留了，我眼睛里不能揉沙子，放任校园霸凌。”

这时，周冉突然站了出来说：“老师，他们说谎，我是被冤枉的，我已经答应不再纠缠叶非可，但他们还是欺负我，时不时打我、找机会侮辱我、用钢笔戳我脸。不是我给他们造成了心理阴影，心理负担；是他们给我造成了心理阴影、心理负担。”许安哲等人即刻矢口否认，还声称周冉有自虐倾向，主任头也没抬：“他们欺负你，你有证据吗？”“我有。”周冉很坚定。“那你说。”主任依旧没有抬头。“我被打，小尹看到

过。”“赵老师，把你们班的小尹叫过来。”主任没有再理周冉。“那天你见到许安哲、白舒窃欺凌周冉了吗？”

主任问我。长长的沉默之间，我突然体会到了什么是煎熬。周冉看向了我，那眼神满是乞求的和小心翼翼。我又瞅一眼许安哲，许安哲冲我微微一笑，那种笑，更可以被形容为，皮笑肉不笑。他的手把玩着老师桌子上的钢笔，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又像是故意的。我想要作证的心突地沉了下去，何必惹事呢？我想不通，便摇摇头道：“没有。”周冉的脸突地黯淡了下去，仿佛浇灭了微弱火苗，她看着我的眼神破碎着，是一种绝望的破碎，没有怨毒，只是不可置信。我再也受不了了，道了声“抱歉”便转身离去，最终没有回头。

一整个下午，周冉破碎的眼神就在我眼前荡啊荡，无论我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眼前的画面，始终挥之不去，至于老师讲了什么，我虽然也不断地试图集中精力，但，我都失败了。

回到家，我栽倒在床上，不知不觉竟睡着了。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睡眠，竟是闺蜜的，我烦躁地说：“什么事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那边的声音沉默了半晌，正待我要挂电话，她低声道：“咱们班周冉在她家跳楼自杀了。”仿佛被人浇了一壶冰水，我扑腾一下坐了起来，手中的手机，无意识地，“啪——”，已经不在我手里了，我只觉得我的手抖得厉害、又冷的厉害。冲出家门，我像疯了似的像学校的方向狂奔，跑到瘫在人行道上，周围的人如同看疯子一样看着我，我才猛然发觉，周冉，是在家自杀的，而我，始终并没有试图了解过她家到底住在哪儿……

第二天，我就病倒了，肺炎，病中虽难受至极，却始终不能安睡，因此拖了很久、痊愈也很慢，痊愈后，我却不再敢回到以往如此熟悉的C市外国语，就在父母的安排下，删光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踏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我的钢笔还在它原本的位置上，没有动。

“Yin，你醒了。”睁开眼，是Dr.Lee慈祥的目光，那对夫妻和我的小患者小叶已经离开了。只有那支钢笔还静静躺在桌子上，我的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无声的，汹涌的。

Dr.Lee轻轻拥抱了我，没有放手“Yin，20年了，还是不能放过自己吗？”

我摇头，不停。

“小叶是白舒窃和叶非可的儿子。”

“是。”

“C市外国语万圣节？”

“许先生已经报警了，以他在国内的势力，足以掀起一阵风浪，还小叶一个公道，况且，零容忍校园霸凌一向是C市外国语学校传统……”

“我们的投资人？他都年已百岁，也退隐多年，怎么又为了小叶的事儿出山了？”

“不，是他的小儿子，许安哲。”

“许安哲……可是许老先生在M国都半个多世纪没回国了，国内还有儿子？”

“是。”

……

3个月后。

“C市外国语学校集体暴力事件基本已告一段落，首要嫌疑人周某因未满18岁，且未造成严重后果，无法对其提起公诉……”

“校园暴力问题终究是家庭、学校、社会的三方问题，周某就是一个典型，单亲家庭，母亲残疾、家庭贫困、高中没毕业就辍学、还曾经三次因为自残被送入精神病医院，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针对校园暴力频发问题，各地纷纷采取措施，C市教育厅等13个部门联合出台《加强中小学生学习欺凌综合治理方案》，B省……”

1年后。

“Dr.Yin，万圣节不要忘了给我准备糖果哦！否则我扮鬼很恐怖的！”我的小患者在电话那头嚣张道。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用我的良心和威严肃施医术，我将超越任何种族、宗教、国籍、政党以及社会地位，只对病人履行我的义务，即使受到威胁，也绝不利用我的知识去做违背人道的事，即使受到威胁，在任何困难面前也绝不退缩……”

3年后，《反校园欺凌法》自20**年9月1日起施行。

隔着20年的光阴，看以往的月亮，虽履变星霜，那月亮还是那月亮。20年前的人长大了，20年前的故事却没有完，也完了……

指导老师：钱坤

（上接第691页）

解译文，归化译法符合读者的心理习惯，使其拥有亲切感和认同感。比如在旅游介绍的文本中，意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例3：故宫占地1080亩。

译文：The Forbidden City covers an area of 178 acres.

在本例对故宫的介绍中，中国人熟悉的面积单位“亩”直接转换成了“英亩”，这种翻译方法的好处显而易见：外国游客在阅读介绍时，能马上对该数值有清晰的概念，不需要再自己换算，这保证了阅读的流畅度和文章的易懂性，从而使游客更容易、也更有兴趣进行游览。

三、结语

计量涉及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中西方的交往日益频繁，计量单位的准确翻译在推动国际合作、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开篇首先目前常用的三种计量单位体系，然后通过三个例子分别讲述在不同的体裁下更为合适的计量单位翻译方法，意在希望译员在翻译时能够重视单位的翻译，并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准确恰当地翻译计量单位。

参考文献

[1] 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105-115.

[2] 百度百科

[3] 阳琼. 度量衡单位的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16, 29(2): 47-49.

[4] GB/T 19682-2005, 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S].

[5] 胡晓姣. 汉译财经类书籍中度量衡翻译注释的趋势[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12(3): 101-111.

[6] 秦明星. 中国典籍中的古代度量衡英译研究——以高延《中国宗教体系》为例[J]. 巢湖学院学报, 2017, 19(1): 120-124.

[7] 轩治峰. 计量单位的体验、隐喻认知及其在商务翻译中的转换[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1): 45-48.

作者简介:

李依琳(1998-2), 女, 汉, 浙江, 学生, 研究方向: 中西方计量单位的差异与其翻译方法

指导老师: 范星星